

毛共進入聯合國一年

林國雄

壹 前言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會議通過了阿爾巴尼亞等國的提案，毛共從而竊取了中華民國在該國際組織中的席位。中華民國政府於力圖保衛聯合國憲章、伸張國際公理正義及實現世界和平安全而不可得之情況下，斷然宣佈退出其曾參與締造的此一世界組織。

毛共獲准進入聯合國後，隨即於十一月二日組成以偽「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為首的代表團前往紐約，並任黃匪華為「常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代表」，參加聯合國主要機構的多項會議及進行各種活動。

自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喬冠華於聯大首次發言，迄今歷時已屆一年。其間，由於北平的加入，確實使得為消除人類戰禍及增進人類福祉而共同成立的國際論壇平添不少困擾，增加諸多難題。對於聯合國本身機能的運作以及聯合國宗旨的實現所產生的不良影響，此時也不難自共匪年來在該世界組織內的言行表現窺出其端倪。

貳 毛共對聯合國的策略運用

匪偽政權成立之始，大陸內部情勢極不穩定，故而急欲獲取聯合國及所屬專門機構之代表權，藉此取得世界各國的承認其法律地位，亦能有利偽政權的維繫與生存。然而非但共匪目的未遂，甚且被聯合國通過決議譴責為侵略者。俟「反右派鬥爭」及「三面紅旗」實施之後，其對內對外表現出的較

強硬路線影響了毛共原有對聯合國之態度。到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七日，印尼成爲第一個自動退出聯合國之會員國，共匪大加讚揚蘇卡諾這一舉動，認爲聯合國必須「改正錯誤，徹底改組」，且主張另立一個「革命的聯合國」以與「被美帝國主義操縱的因而只能做壞事不可能做好事的所謂聯合國」者，唱對台戲（註一）。毛共「九大」的召開，確定了對外策略的改變，乃又企圖混入國際組織，如此必能更有利於「統戰外交」的推行，突破孤立。

雖然匪偽政權在各個時期，因鑒於其內外政策的變異，國際環境與客觀因素使然，而對聯合國態度上不免互有出入，但其對此一國際機構之用心與策略却始終如一，蓋共匪相信這個組織亦正是與敵人作面對面鬥爭的另一個主戰場，亦爲其進行國際統戰、宣傳與分化之場所，猶如布爾什維克之利用議會鼓吹革命命然。

毛共現階段在聯合國內的一切所爲，可以說，都以反對「超級大國」、爭取「第三世界」爲其最高原則。在此兩項大前提下，積極從事聯合國會議上的公開活動與會外的拉攏工作，但有時難免發覺所遭遇的阻力甚大，困難重重，甚至每有失敗、挫折之情事發生。

曾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列席聯合國安理會討論有關「中國」問題、控訴「美國政府武裝侵略台灣」的匪偽特派代表伍修權，一九五二年在北平爲「中國人民大學」廣場提出關於聯合國問題之報告，其中就共匪進入此一國際機構所採之戰術有所說明：

爲了爭取亞非集團的領導地位，毛共參加聯合國初期之策略便是通過講壇發動統戰攻勢，以打擊敵人來培養自己實力，「這正如一個拳王在擊倒其對手以後才能取得榮譽一樣」。攻擊美、蘇「超級大國」，此正滅強國威風

，長自己的志氣，實為一物之二面，「壓低敵人的氣燄，增長自己的聲望，這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註二）。可見匪之利用聯合國以加強「反帝反修」，乃屬必然；亦知儘管共匪處心積慮設法擠入超強之林，却聲言要負起打擊「美帝」「蘇修」的任務，於此就其策略而言，顯然便無矛盾之處了。

北平的爭取中小國家的策略亦見之於伍匪之同一報告，就是要使毛共成為「亞洲、非洲十餘億人民的綜合發言人，成為從帝國主義奴役下解放出來的新興民族的典型發言人」（註三）。

實際上，共匪的激烈抨擊超級強國，正所以取悅中小國家，有如「紐約時報」所言，喬匪於聯大中「很技巧地從中利用了日益昇高的反超級強國的情緒」（註四）。莫斯科也早指出：毛共的超級大國概念站不住腳，「這個概念的目的在於使新興獨立國家不相信蘇聯政策，而中共領導人企圖把自己說成似乎是這些國家的捍衛者，換句話說，千方百計的企圖成為第三世界的領導人，正是為了這個目的，中共領導人製造了超級大國的概念」（註五）。其實，我們可以歸結出，所謂反對「超級大國」、爭取「第三世界」也者，都是以遂毛匪之私利為先，設若上項原則的堅持有背於北平偽政權之利益者，則其可以不顧第三世界的「友誼」，也可以暫同某一個超級大國攜手。

由於聯合國這個機構目前能為毛共所用，故而毛共也願見此一組織的暫時存在，並聲稱未來五年內要將其所負擔之聯合國會費由每年的百分之四提高到百分之七，如此則僅次於美、蘇兩國所分攤之數額。聯合國一位高級官員如此說道：「他們需要聯合國較之任何人為甚，但却不讓它有所作為」（註六）。如此，則縱使聯合國的軀壳猶存，但已完全失去存在之價值了。

叁 反對「超級大國」

第廿六屆聯大召開之前，阿爾巴尼亞共黨機關報社論即寫道：毛共如能進入聯合國，將是「聯合國組織從兩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的統治中擺脫出來的道路上的重要步驟」；又稱：北平已經成為「反對美帝國主義者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者的強權政治、侵略性和奴隸性的陰謀和活動的不可摧毀的堡壘」，因此其之能夠入會，則是對美、蘇企圖操縱該國際組織的「沉重的打擊」（註七）。這固然在於爭取阿案的獲得中小國家支持，也指出共匪的採取

「永遠不做欺負其他國家的超級大國」之策略。聯合國內強權間之衝突必更趨激烈，毛共不讓美、蘇「專美於前」，亦必「墮落到強權政治的最低點」，例如安理會內對近九十個國家承認的孟加拉國之入會否決即其顯例之一。

毛共在聯合國機構內與美國及蘇聯的鬥爭是任何人所預知之事，祇是其中因匪對各個問題利害不同，乃有時拉攏中小國家反對美、蘇，有時不得不拉美反蘇，有時亦須與莫斯科站在同一戰線共同反擊華盛頓之論點，其聯一打一態度之取決完全依匪偽的所謂「國家利益」而定。

喬匪冠華在廿六屆聯大的首次發言，通篇都是對美國的指名攻擊，例如將共匪過去之被拒於聯合國門外歸之於美國政府的阻撓所致，如今其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的「恢復」乃是華府的慘敗；此外，在所謂「台灣問題」、中南半島問題、韓國問題、中東問題、非洲殖民地問題、裁軍問題等都對美國展開一連串的抨擊。以後，共匪在聯合國大會及其所屬委員會之會議中，在安理會及經社理事會內，無不借題發揮，將一切罪責轉嫁美國。就以中東問題而論，匪之立場乃支持阿拉伯國家及巴勒斯坦游擊隊的反以鬥爭，認為該區緊張局勢的不得緩和乃美國支持以色列之緣故；並顛倒黑白，堅認巴游的暴力活動是完全「正義的」，故而極力反對美國尋求將「防止暴力」問題列入本屆聯大議程之努力。其實，正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所指出，中東和平的真正障礙是兩百多萬巴勒斯坦人引起的仇恨，巴游的恐怖政策等能導致以、阿間衝突的循環，並且有效地阻礙和平的追求，如恐怖活動繼續存在，以、阿衝突的協議，前途殊難樂觀（註八）。共匪在聯合國所為，不就與恢復中東局勢的緩和和相背道嗎？

蘇聯基於整個國際共黨集團中的地位，祇有一本既往，繼續投票支持毛偽入會。但當全世界都可能對毛共的入會存有幻想之時，克里姆林宮的主子們都心存憂慮。早在去年十一月初，來自莫斯科之消息即提到，「莫斯科對中共會於聯合國扮演友善角色不存任何奢望。相反地，他們深信北京有成爲第三世界集團的領導者並要求爲配合其自私目的而改造聯合國的熾烈意圖」（註九）。「倫敦時報」也作報導，蘇聯對共匪將於此一世界組織中採何政策感到關切，如毛偽在安理會所握否決權如何行使及其將利用大會對莫斯科政策展開攻訐等等（註十）。一年來，蘇聯確已嚐到牽引北平入會的苦果。

匪、俄在聯合國內爭執最烈者應是去年的印巴衝突及今年的孟加拉入會

問題，雙方就此互揭瘡疤。「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稱這場對罵為聯合國成立以來「最尖酸刻薄」的抨擊，並深恐任何重大國際衝突更難在該國際組織內謀求積極而有效的解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雷斯頓(James Reston)亦評論道：「冷戰時代的惡毒濫調又在聯合國再度出現了。……這兩名共黨代表間的惡毒罵陣，甚至使他們自己的支持者都感到難以爲情」(註十一)。在匪俄相互鬥爭下，聯合國對印巴衝突、對南亞次大陸和平的恢復束手無策，一籌莫展。

「紐約時報」駐聯合國辦事處主任伍譚納(Henry Tanager)對廿六屆聯大有分析：自毛共入會後，從大會的過程中顯示，匪俄之衝突更爲加深與惡化，已使安理會對和平的維持更顯得無能；允許毛僞入會的曾經喧騰一時的決定，到大會告終之際，並未使任何人相信「是一項有希望的新的開端」(註十二)。

由以上事實可以清楚看出，部份人士以爲共匪之倨傲不遜和驕武好戰，乃因長期受到自由國家孤立的結果；希望藉接納毛共於國際社會以約束之，使之忠實履行憲章規定，並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之想法，乃是十分不切實際、且是極端危險的。

肆 爭取「第三世界」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社論明白指出，北平僞政權無論就何角度而言，並非真正是個「超級大國」，其國防能力遠遠落在美、蘇兩國之後，因而惟有表面上採取「現在不做、將來也永遠不做侵略、顛覆、控制、干涉和欺負別人的超級大國」的「現實戰略」(註十三)，聲稱其與「絕大多數亞、非、拉國家一樣，是屬於第三世界的」，強調「任何一個國家的事，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國來管；聯合國的事，要由參加聯合國的所有國家共同來管，不允許超級大國操縱和壟斷」。

所謂「第三世界」，依共匪自己的解釋乃將日本除外的亞、非、拉三大洲國家，它並非早年的亞非會議，而是一九六七年阿爾及利亞舉行首屆「部長級」會議的「七十七國集團」，至去年十月底於祕魯首都利馬召開第二屆部長級會議時，則增加爲九十五國，約十六億人口。

毛共在經社理事會第五十二屆會議的組織工作會議上建議該會的原有廿七名成員國增加爲五十四個名額，以「反映當前亞非拉地區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了聯合國，并在聯合國的各方面工作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的現實情況」。此外，支持非洲國家關於在非洲召開安理會特別會議之要求，支持拉丁美洲國家兩百哩的領海主張，支持安哥拉、莫三鼻給、幾內亞(比紹)、津巴巴韋(南羅得西亞)、納米比亞(西南非)、阿扎尼亞(南非)人民的獨立或反對白人鬥爭，支持發展中國家反帝、反殖、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鬥爭，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之鬥爭等，都是匪僞代表在聯合國議壇上所時時叫喊的。

然而，毛共有時不免口惠而實不至，甚至是口蜜腹劍，以發展中國家之利益爲犧牲。一位來自非洲之外長曾經如此說道：「我們知道中共喜於領導我們，我們也對他們在聯合國的言論付以一些注意；但是我們並不是一個易於接受領導的集團」(註十四)。共匪能否作爲「第三世界」之發言人，第三世界國家是否完全在聯合國內擁護匪僞，這是深值懷疑的。

一九七〇年是自由世界的「三極論」高唱入雲之時，其認爲美、匪、俄的三角均衡較之美、蘇兩國的均勢對時更能維持國際和平並抑止戰爭。這種論調無意中使得共匪因而取得與其實力並不相稱的聲望，而匪却有意於居中利用、培養，因此傾力增加其對亞、非、拉國家的經濟援助。根據美國務院發表之調查資料顯示，一九七〇年共產集團之全部對外經援爲十一億美元，而共匪則佔了七億零九百萬美元之多，此一數額幾乎相當於從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九年(一九六七及一九六八年約各爲五千三百萬，一九六九年則幾於零)共匪對外經援的總額(註十五)。至於一九七一年之對外經濟援助，估計亦達四億六千七百萬元之譜，其中如索馬利亞、茅里塔尼亞、蘇丹、錫蘭、緬甸、衣索比亞、祕魯、智利、伊拉克等「第三世界」國家都得到毛共的援助承諾(註十六)。匪之不惜提供其財力所難負擔之鉅大數額的援助，其用心甚爲明顯，其之得以率團參加第廿六屆聯大亦得部份歸之於北平的「金元攻勢」。

當「第三世界」一些國家希望藉支持匪僞入會以求取經濟支援的美夢正酣之時，喬匪冠華先於去年十一月十五日之聯大發言中提出暗示：「由於我國經濟還比較落後，我們提供的物質援助是很有限的，我們的支持主要的還

是政治上和道義上的支持」。共匪既已入會，則兩年之前所採之銀彈蠱惑實已不再必要，有之，則是數額減少，且另懷企圖與別具陰謀了。

今年共匪提供第三世界之援款，據所知，錫蘭曾得到三千三百萬美元的三十年無息貸款，「遠東經濟評論」就此寫道，此一慷慨行爲乃是基於政治理由，表示北平繼印巴戰爭之後，正以印度洋區爲其優先考慮（註十七）。此外，共匪給予南斯拉夫五十萬英鎊之貸款及菲律賓、伊朗、蘇丹、茅里塔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國災民捐贈物資與僞幣，以及與多國簽訂提供經濟與技術援助之各項協定。其確實數額現仍不可知，但比較一九七〇年相差甚遠，部份希望匪僞入會後能提供大量援助之國家，必會感到失望的。

埃及「消息報」社論說道：毛共取得安理會席位，「將意味着第三世界在聯合國內取得了強有力的表決權，這個表決權將用以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反對帝國主義、經濟剝削和種族歧視的鬥爭」（註十八）。

聯合國內外確實因「中國代表權」席位的改變而增強了火藥氣味，共匪也極力藉支持第三世界之名而與美國或蘇聯展開針鋒相對之鬥爭。但是，北平僞政權却在這一己之利，犧牲第三者，以爲爭奪本身之霸權地位。毛共之反對東巴的獨立運動以及否決其入會申請，蘇俄駐聯合國副代表指摘其違反了孟加拉人民之意願，妨礙了各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違反各開發中國家之利益，阻礙印度半島整個情勢之改善，違反聯合國普遍會籍原則，也違反了聯合國憲章之規定，這證明毛共決非「第三世界國家利益的保護者」，而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叛徒」（註十九）。匪、俄代表在聯合國內之謾罵，非但使該國際機構一事無成，抑且致發展中國家甚感左右爲難以及遭到相當損害，沙烏地阿拉伯駐聯合國代表巴陸迪（Jamil M. Baroudy）曾就此表示出多數國家之心理感受道：「當風海搏鬥，那是船上的舵手遭殃」（註二〇）。可見第三世界國家已經有了警醒。

此外，出席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之中小國家代表並不視共匪屬於「第三世界」行列，毛共在人類環境會議期間之處於極端孤立，以及「恐怖主義」及「孟加拉入會」問題之列入廿七屆聯大議程，在在顯示第三世界國家並不完全爲毛匪所惑，也不完全支持共匪在聯合國內之立場。

伍 毛共出席聯合國國際會議

毛共進入聯合國一年

聯合國主要機構內外之多種委員會及多項國際會議，共匪迄今仍未派員參與，其因固由於其代表人選之不足與難以選派，主要則毛共對之缺乏興趣，認爲毫無鬥爭意義，缺少政治利益及利用價值。

基於上項考慮，凡能符合北平要求者，則其必充分參加，且活動積極，其中以出席今年分別在紐約及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海底委員會的兩屆會議，今年三月一日的聯大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會議，本年四月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舉行的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第三屆會議及六月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第一屆會議爲顯著例子。

近年來，共匪對蘇聯海軍勢力之擴張感到坐立難安，尤其自去年開始，蘇俄六十萬大軍壓境，海上則從黑海、地中海、紅海、印度洋、西太平洋直至日本海這個廣闊海域建立活動網，幾乎完成對中國大陸之圍堵形勢。毛匪爲減輕此項威脅，乃企圖結合第三世界國家，提出海洋法清單作爲明年海洋法會議討論之題綱，抵制美、蘇、日的海上活動。

匪僞代表於今年二月及七月的聯合國海底委員會會議中，攻訐美國及蘇聯發展海上霸權、掠奪海底資源、侵犯他國領海並利用海洋進行軍事擴張；駁斥蘇聯的「自由通行」主張及關於漁業條款草案，離間美國與拉美國家之關係；強調「規定領海權的範圍是各個國家的主權」，藉支持厄瓜多爾等國之兩百哩領海要求，企圖亦將匪之「領海」擴充到兩百哩以外；抨擊日本的染指釣魚台及覬覦麻六甲海峽。

美、英兩國早在去年一月退出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共匪却於同年十二月加入該組織，且唐匪明照於今年四月接受任命爲負責政治事務和非殖民化的聯合國副秘書長，負責「如此一項爆炸性的非殖民化政治問題以及主持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非殖民化委員會之活動實是相當特別的」；「非殖民化委員會無疑地是所有聯合國委員會中最具顛覆性的。過去曾是該委員會的中華民國是委員會內富有冷靜性影響力者之一，現在該會籍却落到北平代表張永寬之手」（註二一）。

張匪在三月一日的會議上指出：「民族解放運動」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而「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應當堅決支持亞非拉和大洋洲以及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正義鬥爭」；毛共並支持上項鬥爭爲其「自己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註二二）。匪之鼓吹

「民族解放運動」不但指向亞非拉三洲，且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亦目標之一，這是我們所應警惕的。

以偽「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周匪化民爲首的廿九人代表團於四月八日抵聖地牙哥後，即展開拜會、拉攏活動。因爲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乃貧窮國家可以尋求改善與世界較富裕國家之更佳貿易與財政關係的一個論壇，亦正是給予毛共遂行統戰之一次大好機會。

雖然該會議祕書長格里羅(Manuel Perez-Guerrero)「確信北平將在聖地牙哥扮演一建設性角色，但中共却仍祇在爭取開發中國家並要求已開發國家『剝削』的終止」(註二三)。於是，共匪首先設法擠進「七十七國集團」，但當其發現該集團國家視毛共爲一強權者時，匪乃打銷此一企圖(註二四)；繼而倡談「對外援助八項原則」，譴責超強的軍備競賽與爭奪中東以及「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對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的侵略」，反對航運壟斷，誣指亞、非、拉國家在經濟上之落後是「帝國主義」的「掠奪」所造成等等。

僞「燃料化學工業部副部長」唐匪克率代表團於六月二日抵斯德哥爾摩出席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第一屆會議，「很快地變得十分明顯，中共對環境污染問題少有興趣，但却極度關心如何爲了他們私有的政治目的而最佳地利用此項集會」(註二五)。唐匪在全體會議的首次發言，一開始即叫囂大韓民國與越南共和國代表出席會議是「完全非法的」，並爲東德未有代表參加表示「遺憾」；再而譴責「美帝國主義在侵略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的戰爭中野蠻地屠殺人民，嚴重地污染和破壞環境的罪行」(註二六)。毛共這種舉動，令各國與會代表吃驚，美國參加會議代表當即表示：「這是令人驚異的，在討論環境問題的場合却提出政治問題」。「經濟學人」週刊也感慨地寫道：「世界最壞的污染者是『政治』，而斯德哥爾摩會議中主要的政治破壞者則是北平僞政權」(註二七)。

人類環境會議中，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間的磨擦殆無可避免，這也是毛共「希望從中利用並使之加深的，然而他們却沒有成功」(註二八)。匪僞代表六月十二日正式提出其對「人類環境宣言」草案之修正案，但由於該宣言未能明確指出「環境污染的主要社會根源是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推行的掠奪政策、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沒有譴責「帝

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和他們屠殺無辜人民，破壞人類環境的罪行」；更因毛共對核武器問題之論點未被寫入宣言內，反之日本和紐西蘭等七個亞太國家之代表要求共匪停止核試；故而匪聲稱其將不參加表決，然此項要挾並未得逞，會議閉幕前仍通過了該項宣言。對匪僞來說，又證明其欲領導中小國家之企圖遭到另一次失敗。

聯合國主要機構之工作，毛共未能充分參與，聯大七個主要委員會中，亦未逐一派出代表，縱使派有代表之委員會，也有幾次投錯了票。至於聯合國所屬專門機構，如國際勞工組織、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氣象組織、萬國郵政聯盟、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電信聯盟等都已接納共匪會籍，但迄今有些毛共拒絕參加，有些則未作肯確答覆。其中原因，一方面由於共匪未預料其能於去年進入聯合國，致使匪有措手不及之現象；同時，毛共實難選派具有適當資格和必要之專業知識的代表，蓋「文革」期間，大陸上知識份子都受批判、鬥爭，而教育改革又遭挫敗，人才凋零，能爲毛共所信任者少；另外，毛共可能認爲有些機構對其缺少政治利益。這些理由，造成共匪至今不能充分參加聯合國所屬一切機構之活動。

陸 結語

當去年匪僞代表團進軍聯合國時，聯大許多國家代表都感不安，一位法國外交官有感而發地說道：「從此國際事務將無一事再與往昔相同，聯合國內亦不再是舊日面貌」(註二九)。因爲共匪之取得聯合國代表席位，致使此一國際組織之內外鬥爭轉劇，聯合國宗旨更難實現，國際間的和平維持更不可得。至於第三世界國家之支持毛共入會，不論其爲了「和平」動機，爲了「鬥爭」理由，或是爲了「經援」因素，一年來，事實俱在，不免要大感失望了。

註解

註一：「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註二：見李聿恆著，中國大陸的新奴隸社會，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民國五十年，頁一五七—九。

註三：同前註。

註四：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9, 1971, p.4.

註五：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廿八日播。

註六：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25—26, 1971, p.5.

註七：「人民日報」，一九七一年八月廿五日，九月廿三日。

註八：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ember 25, 1972, pp.32—34.

註九：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4, 1971, p.20.

註十：The Times (London), October 27, 1971, p.8.

註十一：James Reston, "UN: Malik and Huang Hu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9, 1971, p.4.

註十二：Henry Tanner, "The Year at the UN: The Downside

Continu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25—26,

1971, p.5.

註十三：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19, 1971, p.16.

註十四：Newsweek, October 23, 1972, p.13.

註十五：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28, 1971, p.4.

註十六：See Current Scene, Vol. X, No. 9, Sep. 1972, pp. 4—5.

註十七：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15, 1972, pp. 32—33.

註十八：「人民日報」，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

註十九：如見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五日評論：「北京領導人

是第三世界國家利益的保護者嗎？」

註二十：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25—26, 1971, p.5.

註二十一：Weekly Review, N.S. 1038, May 4th, 1972, pp. 6—7.

註二十二：「人民日報」，一九七二年三月四日。

註二十三：The Japan Time's Editorial, April 12, 1972, p. 16.

註二十四：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1, 1972, p. 14.

註二十五：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24, 1972, p, 33

註二十六：「人民日報」，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一日。

註二十七：The Economist, June 17, 1972, p. 30.

註二十八：The Economist, June 24, 1972, p. 30.

註二十九：Newsweek, October 23, 1972, p. 13.

毛共進入聯合國一年

自由中國唯一學生大報

中國學生報

是學生的良師 · 是老師的良友

有七十一年歷史
每週出版七種版

升大學自然版	升大學社會版	升高中五專版	高二版	高一版	初二版	高一版	初中版
--------	--------	--------	-----	-----	-----	-----	-----

不管你過去讀什麼學校，程度好壞，只要你從現在起認真閱讀本報，保證你會考上大學高中（以前各期可補）

全年優待180元 半年102元

郵撥戶2144號 門市台北市成都路二號

訂報電話 317301 · 376027